

正觀雜誌第一期·本文自頁 45 至頁 67

1997 年 6 月 25 日出版

宋濂與佛教

龔顯宗 撰

目次

【前言】

【壹】往來佛徒多能文者

【貳】佛與儒道並用

【參】苦修與神異

【肆】記宗派傳承

【伍】結論

【前言】

宋濂字景濂，號潛溪，一號玄真子、玄真遜叟，自稱「禁林散吏」¹，籍隸金華潛溪，到他這一代始遷居浦江。明初以書幣徵，除江南儒學提舉，遷翰林學士承旨，知制誥。以長孫慎得罪，安置茂州，卒年七十二（西元一三一〇～一三八一）。正德中追諡文憲，明史卷一百二十八有傳。

宋氏總修元史，立〈釋老傳〉，四庫提要說他「尊宗二氏」，可見這位明初偉大的史學家、文章家以儒學為根柢，旁涉佛道。自其〈宋學士文集〉來看，與佛教有關者凡一百四十餘篇，遠超過和道教有關的六十篇，筆者曾撰〈宋濂與道教〉，刊於《道教學探索》第六號，本文專述其與佛教之密切因緣，以彰顯其思想之兼容並蓄和文學作品的多樣風貌，並修正歷代文學史家狹隘偏頗的固定觀點。

【壹】宋氏深究內典，以文辭為佛事

元代的金華之學自金履祥以後，雖仍講文道合一，但已漸有「文顯道薄」、「文勝於質」的傾向²，至宋濂「佞佛」，又略有變化。

他自言從幼至壯，飽閱三藏，識世雄氏見性明心之旨³，早

1 《宋學士文集》卷三十二、〈墨鞬圖贊〉，台灣商務印書館，五十四年五月台一版。

2 龔顯宗，《明初越派文學批評研究》頁四十四，台北，文史哲出版社初版。

3 同註1，卷十九、〈佛性圓辨禪師淨慈順公逆川瘞塔碑銘〉。

年「屢閱一大藏教」，晚歲則「慕乎心宗」⁴。有一段話講得更清楚：

予本章逢之流，四庫書頗嘗習讀，逮至壯齡，又極潛心於內典，往往見其說廣博殊勝，方信柳宗元所謂『與易、論語合』為不妄。⁵

宋氏到了中年，眼界漸寬，識見日廣，包容性較大，歆慕釋氏的「廣博殊勝」，從儒家的藩籬跳脫出來，人生境界更上層樓。

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弟子似桂也稱讚他「深究內典，為吾徒之所信，向海內尊宿多濬發其幽光」⁶。實則宋氏不僅遍閱佛經，且有相當修為，他曾宴坐般若場中，深入禪定，「有鉅鐘朝夕出大音聲，我未曾聞也」⁷。他一方面「以文辭為佛事」，一方面與佛教徒也多所往來，本節專言其文辭。

他與佛事有關的文章，以序跋最多，計五十三篇，其次為銘文三十八篇（塔銘十九、碑銘十六、其他三），再次為贊文二十篇（像贊七、序贊四、其他九），再其次為記十七篇，其他則為碑、偈、說、誥等。這些文章或敘大師行業，或述伽藍沿革，或為經藏題跋，或為語錄作序，或贈僧侶以言，或闡佛理，或贊菩薩，或揚大法，為後世研究元末明初的佛教史者留下可貴的資料。

4 同上，卷四十、〈日本建長禪寺古先源禪師道行碑〉。

5 同上，卷二十九、〈夾註輔教編序〉。

6 同上，卷五、〈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公塔銘〉。

7 同上，卷四十八、〈聲外鐙師字說〉。

有人反對他「以文辭為佛事」，以為「西來之宗，一文不設，若謂初祖持此印心，非愚則惑，子不聞達觀穎公之言乎？」他則為之解惑，說：「佛法隨世以為教，當達摩時，眾生滯相離心，故入義學者悉斥去之，達觀之言，猶達摩之意也。苟不察其救弊微權，而據以為實，則禪那乃六度之一，先佛所指，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者，還可廢乎？」⁸他進一步指出文字是弘揚佛法不可或缺的工具：

其言之也，欲擊蒙於當時；其傳之也，將澤物於後世，惓惓為道之心，為何如哉？此濂於歷代諸師之言，不能無感也。激者則曰：靈明中居，一塵不可留，況語言文字，紛穢靡雜，足以礙沖虛而窒真如，達摩氏東來，持楞伽經以印人心。楞伽，佛口所宣也，君子尚謂其墮於枝蔓，況後來師弟子策勵之言乎？曰：不然也，人之根性不同，而垂接之機亦異，其上上者，一見之頃，情塵自然銷實，何假於言哉？若下下者，朝夕諄諄誨誨，淡如嚼蠟，竟不知其味，苟欲絕文字，令其豁然自悟，是猶采鳧藻於山顛，求女蘿於海底，終不可得也。今之去古亦遠矣，自大鑑以來，其語具在，人仰之者，如應龍升天，海立雲流，或現大身，或現小身，不可以凡情測度，儻不因其言而求之，則其超然獨立，不墮聲色者，奚從而知之？既知之，必將則而象之。若以其窒真而礙沖虛，一切斥去，濂不識其可乎不可乎？雖然，寶積經云：「如來所演，八萬四千，法藏聲教，皆名為文，離諸一切，言音文字，理不可說，是名為義。法藏且爾，況下於斯者乎？以此觀之，當略其文而究有義也。然而取魚者必資筌，博兔者當用蹄，兔與魚既獲，而無事於蹄筌，

8 同上，卷十五、〈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〉。

吾心源既澄，識浪自息，復何義之云乎？⁹

他用設問的方式，謂根性上上者不假於言，下下者朝夕教誨，未必能引之入道，所以非借助於文字不可。但得魚忘筌，得兔忘蹄，「略文究義」方是正道。

像當時尊宿，明教之嵩、寶覺之洪、北人之、無文之粲，都「作為文辭，其書滿家」¹⁰，這些人以文字弘道，佛法才光明俊偉，因此語錄不可不有，而解經之作，尤不可缺。

由於他「灼見佛言不虛」¹¹，所以儘管峻拒一般人求文，但「獨於鋪敘悟緣，評騭梵行，每若不敢後者，蓋欲表般若之勝因，啟眾生之正信也。」¹²弘揚佛法是他「作為文辭」最主要的目標。

【貳】往來佛徒多能文者

宋濂師事黃縉，黃氏與天竺靈山教寺慈光圓照法師、妙辯大師、徑山悅堂禪師常相過從，宋氏在師門中耳濡目染，得聞罄欬，對他的成長有很大的影響。

到了壯齡，他跟千巖長公、用明上人、保寧禪師、白庵禪師、端文禪師等這些大師為方外交，後來他名滿天下，被推為文章第一¹³，求見的名僧開士，或吳或楚，或梁、宋，或魯、

9 同上，卷四十三、〈育王禪師裕公三會語錄序〉。

10 同上，卷八、〈水雲亭小稿序〉。

11 同上，卷十、〈四明佛隴禪寺興脩記〉。

12 同註3。

13 明太祖曾以文學之臣為問，劉基對曰：「當今文章第一，輿論所

衛¹⁴，相踵不絕於途。

從《宋學士文集》透露的訊息來看，與他來往的多是能文的沙門，試舉數例，以概其餘：

· 仁公博通內外典，文辭簡奧，有西漢風。¹⁵

· 鎮南王具香華迎（孚中禪師）至府中，虛心問道，語中肯綮，且出菩提達摩像求贊，師運筆無停思，辭旨淵邃，王甚嘆服。¹⁶

·（用明禪師詩）古雅俊逸可玩，已而著為文辭，章句整而不亂，言辭暢而不澀，論議正而不阿。¹⁷

·（《水雲亭小稿》）用志不分，乃能如斯之工也。¹⁸

·（天淵禪師詩）味沖澹而氣豐腴，得昔人句外之趣。……（文）珠圓玉潔，而法度謹嚴。¹⁹

·（蒲庵禪）師敏朗淵毅，非惟克脩內學，形於詩文，氣魄雄而辭調古²⁰。

·（佛真文懿禪師）文思泉湧，有持卷軸求詩文者，……師從容就席，縱筆疾揮，須臾皆盡，長短精雋，無不合作。²¹

屬，實在翰林學士臣濂。」見明史卷二百八十五、文苑一。

14 同註 1，卷八、〈南堂禪師語錄序〉。

15 同上，卷五、〈佛日普照慧辨禪師塔銘〉。

16 同上，卷五、〈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公塔銘〉。

17 同上，卷八、〈用明禪師文集序〉。

18 同註 10。

19 同註 1，卷八、〈送天淵禪師濬公還四明序〉。

20 同上，卷二十七、〈蒲庵禪師畫象贊〉。

21 同上，卷三十三、〈佛真文懿禪師無夢和上碑銘〉。

·(復公之作)穠麗而演迤，整暇而森嚴，劍出襖而珠走盤也。發為聲歌，其清朗橫逸，絕無流俗塵土之思，寔諸古人篇章中，幾不可辨。²²

·(寶林禪師)有求文句者，操筆立書，貫穿經綸，而歸之第一義諱，間遊戲翰墨，發為聲詩，和沖簡遠，亦有唐人遺風。²³

或以辭旨勝，或以論議、氣味、風神見長，孚中禪師有《五會語錄》、用堂樛公有《山雲亭小稿》、寶林禪師有《三會語錄》行世，文懿禪師作〈驃騎山〉、〈疊秀軒〉、〈列清軒〉三賦，「駸駸逼古作者」²⁴，天淵禪師詩文俱佳，這些方外之士較諸日日操觚染翰的文人絕不多讓。

他們與宋氏來往，多為翰墨因緣。佛光普照大師法嗣清守具其師事狀，請宋濂作塔銘²⁵；天界禪師求宋氏為其師古鼎和尚《四會語錄》作序贊²⁶；保寧禪師為其〈沖默齋〉徵宋氏作記²⁷；沙門那道輝以其師淨慈所著《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》丐序於濂²⁸；其中求為序銘者尤多。

從《宋學士文集》得知其方外交之著作如下：

· 五會語錄

孚中禪師

22 同上，卷五十六、〈靈隱大師復公文集序〉。

23 同上，卷六十九、〈元故寶林禪師桐江大公行業碑銘〉。

24 同註 21。

25 同註 1，卷五、〈佛光普照大師塔銘〉。

26 同上，卷八、〈古鼎和上四會語錄序贊〉。

27 同上，卷十三、〈沖默齋記〉。

28 同上，卷十四、〈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序〉。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· 六會語錄 | 佛日普照慧辨禪師 |
| · 北游集 | 同上 |
| · 鳳山集 | 同上 |
| · 西齋集 | 同上 |
| · 慈氏上生偈 | 同上 |
| · 淨土詩 | 同上 |
| · 和天臺三聖 | 同上 |
| · 永明壽陶潛、林逋 | 同上 |
| · 語錄 | 佛光普照大師 |
| · 四會語錄 | 古鼎和上 |
| · 用師禪師文集 | 用明禪師 |
| · 水雲亭小稿 | 用堂樞公 |
| · 輿地圖 | 天淵禪師 |
| · 雪窗禪師語錄 | 雪窗禪師 |
| · 南堂禪師語 | 楚石禪師 |
| · 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一卷 | 淨慈禪師 |
| · 四十二分金剛經 | 王日休注 |
| · 寶積三昧集四卷 | 立庵大師 |
| ·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 | 雷庵禪師、智燈禪師註 |
| · 賜和托鉢歌 | 穆庵禪師 |
| · 四會語錄 | 徑山悅堂禪師 |
| · 旃檀香身大愛妙色三陀羅尼經 | 法賢大師譯 |
| · 五會語錄 | 佛性圓辨禪師 |

- 善財五十三參偈卷 同上
- 缸居詩十章 唯安然禪師
- 二會語錄 瑞巖和尚
- 四會語錄 徑山愚庵禪師
- 新刻圓覺多羅了義經 天竺僧覺救譯
- 三會語錄 靈隱和尚復公禪師
- 蔣山廣薦佛會記 宋濂
- 七佛偈 中天竺沙門支搆梁樓譯
- 護法論 宋張天覺
- 四會語錄 寂照和尚
- 輔教編 宋鐔津嵩禪師
- 續法傳 前魏支疆梁樓譯
- 禪經 東晉佛馱跋陀羅
- 傳法正宗記 宋明教大師契嵩
- 汝霖文稿 日本沙門汝霖
- 大般若經通關法 雪月大師
- 三會語錄 淨慈禪師仁公
- 山居詩一百首 同上
- 聲外鐙師字 曇鐙土上士
- 小止觀 普福法師、空利譯
- 四教儀記正 普福法師
- 天岸外集 同上
- 太璞詩一章 鏡中憶佛叟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· 二會語錄四卷 | 佛智弘辨禪師 |
| · 靈隱大師復公文集十卷 | 靈隱大師 |
| · 八支了義淨戒 | 善世禪師薩羅釋理 |
| · 法華隨品贊三十篇 | 華嚴法師古庭學公 |
| · 辨正教門關鍵錄 | 同上 |
| · 天柱稿佛心 | 慈濟妙辯大師 |
| · 寶林編 | 同上 |
| · 三會語錄二卷 | 樸隱禪師 |
| · 樸園集 | 同上 |
| · 新注楞伽經 | 天界禪師宗泐、演福法師如玘 |

上列書目凡六十一種之多，足以見宋濂方外交不少能文之士，這些書目對研究當時佛教頗有助益。

【參】佛與儒道並用

儒、道二家為中國所固有，闢佛者往往站在本土文化立場，加以排斥，宋濂則兼容並蓄，他說：

大雄氏躬操法印，度彼迷情，翊天彝之正理，與儒道而並用。是故四十二章有最神之訓大報恩中有孝親之戒。蓋形非親不生，性非形莫寄，凡見性明心之士，篤報本反始之誠，外此而求，離道逾遠。²⁹

佛、儒、道三家並用的主張在他的思想、文學和實際生活中確是調和得很好。就佛、儒二家並用而言，他認為「宗儒則探

²⁹同上，卷二十、〈贈清源上人歸泉州觀省序〉。

義理之精奧，慕真乘則盪名相之籠跡。二者得兼，則空有相資，真俗並用，庶幾周流而無滯者也。」³⁰空、有相資，真俗並用，正是宋氏在義理、詞章之外，也兼取經濟事功之學的原因，所以佐太祖平定天下，又能在宦海中保全「本我」、「自我」而不迷航！

儒佛二家在導人為善方面，是一致的，「天生東魯、天竺二聖人，化道蒸民，雖設教不同，其使人趨於善道則一而已。」³¹孔丘、釋迦二聖都應加以宗尊，因為化育百姓，其功至大，唯其如此，「前代帝王以王道、真乘並用，每下璽書護其教，蓋以陰翊王度而有功於蒸民也。」³²

宋氏進一步指出佛門宏勝，無理不談，無事不攝，與儒家一樣皆具忠心仁德，「其於忠君愛物之心，亦甚懸懸，凡可以致力，雖身命將棄之，況其餘者乎？人徒見其厭離生死，輒指為寂滅之行，嗚呼，此特見其小乘爾，吾佛之為教其至是哉？」³³佛家慈悲，仁民愛物，與儒者無異，「其推仁及物，要與二帝天王不大異，是故昔之名僧，或籌策藩閫，或輔弼廟堂，事業稱於當時，勳名垂於後世，其載於史冊者，蓋班班可考，達人大觀，初無形跡之拘，儒釋之異也。」³⁴一再強調與中國傳統無異。

30同上，卷十八、〈送璞原師還越中序〉。

31同註5。

32同註1，卷十六、〈恭題賜和托鉢歌後〉。

33同上，卷二十八、〈恭跋御製詩後〉。

34同上，卷二十七、〈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〉。

闢佛者常指斥佛徒離家不肯奉養父母，宋濂則謂佛教孝親：「古之少恩者，雖如申、韓、商、鄧，著書排擊堯、舜、孔子之道，且不敢遺其親，況於佛氏以慈仁為教者乎？」³⁵佛氏慈濟大眾，絕對不可能棄親不養。又說：「予聞佛說毗奈耶律云：『父母於子，有大勞苦，護持長養，資以乳哺，假使一肩持父，一肩持母，亦未足報父母恩。』由是觀之，大雄氏言孝，蓋與吾傳不異。」³⁶跟中國孝親的優良習俗完全一樣。

他讚美沙門定巖「身居桑門，心存孝道，大雄氏所說大報恩七篇，皆言由孝而極其業，定巖而能行之矣。」³⁷稱譽無盡燈禪師「天性尤孝謹，迎母童氏養山中，年九十四而終。」眾人批評禪師不應將母氏接至寺中奉養，宋濂極力為之辯護。的確，世尊尚升忉利天為母說經，釋子養親，有何不可？

有人認為佛經所言，不可盡信，宋氏為之析疑解惑：

或者則曰：「佛書多取譬之言，果可盡徵乎？」曰：「吾儒亦有之也。騶衍謂天下有九九州，而一九州則有禪海環之，人民禽獸莫能相通，如此者九，則有大瀛海環其外，乃天地際焉。禹之所序，中國九州，其於天下，八十一分居其一耳。豈獨佛書言之哉？」³⁸

宋氏護法心切，竟把陰陽家的騶衍當做儒家，謂取譬之言儒釋皆有，其目的在和合二家。

35同上，卷七十五、〈送允師省母序〉。

36同上，卷四十四、〈金華清隱禪林記〉。

37同上，卷八、〈贈定巖上人東序〉。

38同上，卷四十三、〈寶蓋山實際禪居記〉。

就佛、道並用而言，宋氏往往援道入佛，以之解經：

惟般若尊經乃統攝世出世間色心諸法，皆歸實相，其功用不可思議，譬如四大海水茫無邊際，攝之入一毛孔，無所增減，而彼大海本相如故，所謂舒之則大包無外，卷之則小入無內者也³⁹。

然而浮屠氏以莊嚴樓閣為有名，縱有福報，亦人天小果耳。其中必有無為之道存。所謂無為之道者，無小無大，無內無外，無成無壞，無欠無餘，不為諸佛而有所增，不為凡夫而有所減，淵默不言，而聲如怒霆，凝定未起，而身遍沙界。⁴⁰

由體以達其用，內而外也；從未以推其本，外而內也。此猶局於器也。一沙之內，法界具焉，內乎內而非外也。虛空無盡，何有限封，外乎外而非內也。此猶未能忘乎境也。我無內，孰能求吾之外？我無外，孰能求吾之內？此非內非外也，非外非內，則內外混融矣。雖然，聲無內外也，心有內外也。心生而內外生，心滅而內外滅，即大雄氏所謂知一切法，即心自性者也。心實即有，心虛即無，慎勿為內外所惑也。⁴¹

他言實相、本相、無為之道，勸人勿局於器，須忘物境，不為內外所惑，自其遣詞、理路、思想來看，可謂佛道參用。

宋氏有時以佛解道，譬如說方仲文以「宇定」名齋，是「取莊周『宇泰定者發乎天光』之言，釋者謂氣宇開泰則靜定也。」⁴²

39同上，卷四十二、〈大般若經通關法記〉。

40同上，卷三十五、〈仁和圓應庵記〉。

41同註7。

42同註1，卷二十一、〈宇定齋銘〉。

由於他包容性大，所以不屑做鄙拘小儒，突破理學家的樊籠，而能在文章之外，建立不朽的功業，成為明初文臣之首。

【肆】苦修與神異

浮屠之道，以堅忍刻苦為先，澄慮寡慾為要，宋濂對沙門苦修的事跡一再述及：

（孚中禪師）不以位望之崇，效它浮屠，飭車輿盛徒御，以誇銜於人，自持一鉢，丐食於吳、楚間。⁴³

（無盡燈禪師）日與徒脩苦行以自給，冬一裘，夏一葛，朝夕飯一盂，影不出山者踰五十春秋，人多化之，以勤勞脩持為第一義。⁴⁴

（寂照圓明禪師）憩峨眉山，誓不復粒食，日採松柏啖之，肋不治席者又三年。一念不生，前後際斷，照體獨立，物我皆如，自是入定，或累日不起。嘗趺坐大樹下，溪水橫逸，人意禪師已溺死，越七日，水退，競往視之，禪師燕坐如平時，唯衣濕耳。⁴⁵

（佛智弘辨禪師）獨結茅廬以居；蛇虎縱橫，了無恐怖意。鄉民以為有道者，負糗糧鹽醢以遺之。師澄居攝念，影不出山者一十六載。⁴⁶

（寶林禪師）視榮名利養，亦澹然無動于中，瓶鉢之外，絕無

43同註 6。

44同註 1，卷五、〈無盡燈禪師行業碑銘〉。

45同上，卷十五、〈寂照圓明大禪師壁峰金公設利塔碑〉。

46同上，卷五十五、〈佛智弘辨禪師傑峰愚公石塔碑銘〉。

長物。所服布袍，或十餘年不易。⁴⁷

（瞽庵講師）以清儉自持，一榻二十年，蕭然如在逆旅。⁴⁸

這些高僧在衣食居住方面較常人尤為儉樸，遵守古訓，在修為上勇猛精進。其威儀之雅，問學之佳，足以動人視聽⁴⁹；有的是器局瀟灑，論議慷慨，據直道行，不樂俯徇流俗⁵⁰；有的是不妄書，不諂媚貴人，誘掖後進，則溫如春陽⁵¹。若非長期苦修，曷克臻此？

至於現神異之跡，宋濂認為可以啟正信：

濂聞方策所載靈僧示滅，多有天花之祥，或者遂謂大乘境界去來無跡，奚以神異為事？殊不知未習澆漓，人懷厭怠，苟無以聳動瞻視，何以表真悟而啟正信哉？⁵²

他所記神異，多與沙門之出生、圓寂有關，茲先述出生者：

「母張氏，……夢日墮懷而生師。」⁵³

「有乘門持鉢乞食，以觀音像授張，且屬曰：『汝謹事之，當生智慧之男。』未幾，果生禪師，白光煜煜然照室。」⁵⁴

「其母周氏夢一龐眉僧類應真者，直趨房闥，麾斥弗退，因驚

47同註 23。

48同註 1，卷五十七、〈元故演福教寺住持瞽庵講師示公道行碑銘〉。

49同上，卷八、〈送用明上人還四明序〉。

50同上，卷五十二、〈杭州集慶教寺原璞法師璋公圓塚碑銘〉。

51同上，卷六十、〈上天竺慈光妙應普濟大師東溟日公碑銘〉。

52同上，卷五、〈佛光普照大師塔銘〉。

53同註 15。

54同註 45。

呼而覺，遂懷妊，時至而育，奇芬馥郁滿庭。」⁵⁵

「其母某氏無嗣，默禱觀音大士，夢吞金色光而孕，歷十又三月始生，有祥光盈室之異。」⁵⁶

「母毛氏，夢觀世音送青衣童子，覺而生師。」⁵⁷

「父與補恒洛迦山僧玠公交，玠聞雞聲入道，凡說法必鼓翅為雞號。玠亡已久，母夢玠來託宿，覺而有娠。」⁵⁸

宋氏記沙門出生者甚多，以上引用較不類似重複者。這幾則多為高僧出現在孕婦夢裏，或是觀音送子，都由於虔誠禱祝所致。至於首則「夢日墮懷」和《周公解夢書、天地篇》「日入懷，主生貴子。」之說相同。

次述圓寂者：

「火化，異香襲人，所獲舍利不可勝計。」⁵⁹

「荼毘之餘，齒牙舌根數珠咸不壞，設利羅黏綴遺骨，纍纍然如珠。」⁶⁰

「佛光普照大師，示寂於天童景德禪寺，……行西方荼毗之法，火方舉，忽有物飄灑晴空中，似雪非雪，如雨非雨，視之非無，搏之非有，霏微繽紛，離地即隱，盤旋烈焰之上，至火

55同上，卷二十九、〈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行業碑銘〉。

56同上，卷三十三、〈日本夢窗正宗普濟國師碑銘〉。

57同上，卷五十五、〈佛智弘辨禪師傑峰愚公石塔碑銘〉。

58同上，卷四十、〈住持淨慈禪寺孤峰德公塔銘〉。

59同註 44。

60同註 15。

滅乃止，已，蓋天華云。」⁶¹

「龕留五日，頂有暖氣，體貌如生，又二日，用闍維法從事，齒牙堅潔，舌根紅潤，皆無壞者，及火既滅，諸設利羅珠圓玉璣，將至盈升。」⁶²

「鳴鼓集眾告別，儻然而逝，顏色不變，時有白氣一道，橫貫師之寢室。」⁶³

圓寂數日，形體不壞，火化後，舍利甚多，或現白氣，或降天華，是宋氏在銘文中常常提到的。

有從出生至圓寂之神異事跡皆詳加敘述者：

「母劉氏，夜夢大星墜空中，有光如火，亟取而吞之，覺即有孕。及誕，狀貌異凡子，性凝莊，不妄舉動，唯見沙門至其家，必躍而親之，……停龕七日，顏面如生，荼毘於聚寶山前，舍利如菽如麻，五色燦爛，雖煙所及處，亦纍纍然生，貯以寶瓶，光發瓶外，……當大明兵下金陵，僧徒俱風雨散去，師徒結跏宴坐，目不四顧，執兵者滿前，無不擲仗而拜，……師之將告終前一日，上統兵駐江陰沙州上，當晝而寢，夢師服褐色禪袍來見。上問曰：『師胡為乎來也？』對曰：『將西歸，故告別耳。』上還，聞師遷化，衣與夢中正同。」⁶⁴

此節錄自宋濂為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所作塔銘的序文，禪師幼時就喜親近沙門，經多年苦修，贏得朝野崇敬，所現神跡，稽之事實，頗為靈驗。

61同註 25。

62同上，卷十三、〈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〉。

63同註 56。

64同註 6。

宋氏集中言神異事不勝枚舉，茲再揀述數則：

「古鼎禪宗銘公，……一旦祝釐江淞省垣，現白光三道，丞相康里公見之，極加敬禮。未幾將示寂，語其徒曰：『觀世音蓮臺至矣。』安坐而逝。」⁶⁵

「夏夕啟窗而臥，忽一僧飛錫而來，與談般若樞要疊疊不絕，未幾，騰空而去。」⁶⁶

「海上颶風發，驟雨如注，層樓脩廊俱仆，師所居亦就壓，……一鉅木橫措榻上，師危坐其下，若神物為之者。」⁶⁷

「抗之仁和，去城東五里所，有浮屠菴，曰圓應，乃雪庵禪師之所築也。……而後遺民稍集，往往好勇嗜利，屠羊豕以成肆，師惻然憫之，托鉢行化，有褚道真與金蕪者，首迎禮之。先是，道真之家人夢異僧至其廬，倡偈為贈，及見師容貌服飾，與夢中不殊。」⁶⁸

宋氏相信神跡，他每日焚香默坐，以為為善無不報，精誠所至，佛必佑之。神示靈異，可以取信於眾，導其尊佛拜佛，而這也是招致四庫提要批評的地方。

【伍】記宗派傳承

宋濂有關佛教的文章也記載了宗派傳承，要研究元末明初的僧史，他的文集是不能不讀的。

65同上，卷十四、〈明佛隴禪寺興脩記〉。

66同上，卷二十九、〈重利寂照和尚回會語題辭〉。

67同註 21。

68同註 40。

以下整理簡述其有關宗派的文字。

· 宋氏調天台宗，自法智尊者之後，分為廣智、神照、南屏三家，以南屏為最盛，再傳至於車溪，為吳、越所宗。又六傳至於湛堂，其入室弟子為世法幢，星分棋布於江南，而慈光圓照法師是其中的佼佼者。⁶⁹

· 臨濟宗九傳至東山演公，弟子眾多，其傳派較著者有三：一為圓悟勤，一為天目齊，一為開福寧。圓悟而下，又歧而為三：虎丘隆，此庵元、大慧果。其道多行於南方。天目六傳至海雲簡，開福六傳至金牛真，其道多行於北。金牛世適實，大湖無用寬，是其中較傑出的，無用之子，就是一源大師。⁷⁰

· 圓悟五傳至破庵、松源，兩支分峙。松源六世孫為無旨禪師，文郁是其入室弟子。⁷¹

· 月林觀公五傳至無用寬公、竺源盛公。竺源之道行於南，無用之道著於北。寂照圓明禪師是無用諸孫。⁷²

· 臨濟十七世孫是古鼎和尚，得法上首為天界禪師西白金公。⁷³

· 寂照禪師傳於清泰子樞、金山惠明、天寧祖闡楚石⁷⁴

69同上，卷五、〈天竺靈山教寺慈光圓照法師若公塔銘〉。

70同上，卷三十二、〈佛心了悟本覺妙明真淨大禪師寧公碑銘〉。

71同上，卷五十三、〈淨慈禪寺第七十六代住持無旨禪師授公碑銘〉。

72同註 45。

73同註 26。

74同註 66。

- 楚石嗣法上首景瓚，弟子文晟。⁷⁵
- 雪窗禪師上首弟子象先輿公、月徑滿公。⁷⁶
- 南堂禪師弟子祖灑、海壽。⁷⁷
- 孚中禪師弟子似桂。⁷⁸
- 普應國師傳於千巖⁷⁹，千巖禪師弟子嗣詔⁸⁰，唯蒼然禪師。
- 81 · 徑山悅堂禪師上首南峰瑄公。⁸²
 - 文明海慧法師度弟子三十二人，嗣其法者，則靈壽懷古、延慶自朋、崇受是來、廣福大彰、雪峰淨昱、演福如玘、報忠嗣璫、車溪仁讓、香檳曇胄。⁸³
 - 育王禪師育公弟子師秀。⁸⁴
 - 普福法師度弟子若琳、永孚等三十六人，得法上首出首伽藍者，友上竺道臻、雍熙淨琛、普光允中，圓通有傳、天宮明靜等五人。⁸⁵
 - 佛智弘辨禪師、嗣其法者則慧觀、慧進、德隨等十五人，弟子存者有慧實、道達等二十三人。⁸⁶

75同註 15。

76同上，卷八、〈雪窗禪師語錄序〉。

77同註 14。

78同上，卷十二、〈觀世音菩薩畫象贊〉。

79同上，卷十九、〈跋德禪師舡居詩後〉。

80同上，卷十七、〈千巖禪師語錄序〉。

81同註 79。

82同上，卷十八、〈徑山悅堂禪師四會語序〉。

83同上，卷二十、〈故文明海慧法師塔銘〉。

84同註 9。

85同上，卷五十三、〈普福法師天岸濟公塔銘〉。

86同註 46。

- 靈隱大師復公弟子彈錮。⁸⁷
- 樸隱禪師所度弟子有自宗、梵詠、梵諤等，嗣法而住院者，有禪繪智湛，龍山普明、昭福楚磨等。⁸⁸
- 日本夢窗正宗普濟國師嗣法上首，天龍曰志玄、妙葩，建長曰慈永、南禪曰通徹、周澤。⁸⁹

【結論】

明太子出身寒微，少時曾棲身佛寺，得天下後，參用佛乘，化成天下，以般若心經、金剛經、楞伽經發明心學⁹⁰，開善世院，統攝佛教，命大浮屠主之。又在鍾山建廣薦法會，徵高僧十人⁹¹，頗為禮遇。以孚中禪師為例，帝曾親幸大天界寺，聽其說法，圓寂後，詔出內府泉幣助其喪事，命堪輿家賀齊叔為卜金藏，舉龕之夕，親臨致奠，送出都門之外，寵容之加，無與同者。⁹²又賜壁峰金公「寂照圓明大禪師」之號。自丞相而下，以至武夫悍將，無不以為依皈。⁹³藩王也崇禮釋子，上行下效，庶民自是望風瞻敬，施資填委。

在這樣的環境下，信徒日多，佛學日盛，以文辭為佛事的宋濂，對佛理的闡揚，高僧的行狀，伽藍的歷史、宗派的傳承、

87同註 22。

88同上，卷五十九、〈靈隱住持樸隱禪師澗公塔銘〉。

89同註 56。

90同上，卷六十二、〈新注楞伽經後序〉。

91同上，卷四十四、〈扶宗宏辨禪師育王裕公生塔之碑〉。

92同註 6。

93同註 45。

僧人的著作都談到了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他雖多言神異，相信人有定數，但不迷信，認為「人事之盡誠，足以勝天。」⁹⁴又說：「命則付之於天，道則貴成於己。」⁹⁵「自脩之外，聽於天而已。」⁹⁶都是盡人事待天命的觀念。

此外，他在友敬佛徒之餘，也勉勵他們要精進弗懈，切勿以神異炫世，禍福制人：「蓋我大雄氏以慈悲方便、攝受群迷，慧力足以破貪，法智足以祛惑，故人樂而趨之，庶幾期於忘息而真顯乎。或者不知，徒謂釋氏能以禍福鉗制人，故有所冀而為之。嗚呼，是何待釋氏之至淺哉。然余有一言焉，今之細民，竭三時之力，欲其室廬之完，饘粥之充，而不可得；釋氏之徒，皆坐而享之，苟不力求其道，無忝於大雄氏之教，則因果之皦然者，甚可懼也。」⁹⁷信徒做到了「財佈施」，供養釋子，釋子應弘法求道，無忝於佛教。

一般謂佛法在漢明帝永明八年傳入中國，宋氏則謂始於周穆王時。⁹⁸他認為扶衰救弊，各隨時節因緣，文辭是「化導之一法門」⁹⁹，大師「金口所宣，諸經所謂長行，即序事之類；所謂偈頌，即比賦之屬」¹⁰⁰天地萬物莫不攝入，這是他堅持自

94同上，卷十五、〈句容奉聖禪寺興造碑銘〉。

95同上，卷十六、〈祿命辨〉。

96同上，卷二十三、〈書前定三事〉。

97同上，卷六十一、〈松隱庵記〉。

98同上，卷六十九、〈重建龍德大雄殿碑〉。

99同註 76。

100同註 10。

信的地方。